

婚恋家庭

都说婚后一年是“纸婚”，这个纸到底是什么纸？砂纸还是白纸？“80后”女生顾小影用她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们展示了婚后一年的“砂纸”生活。嫁给“凤凰男”出身的省委办公厅秘书管桐后，顾小影发现，无论是农村公婆的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，还是管桐作为一名政府官员的业余爱好、行为习惯，甚或两人对待事业与家庭关系的态度，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与摩擦……



顾小影扛着大包小包决定离家出走

不过，估计管桐心里也是这么想的，因为那一晚上，管桐和顾小影就各抱各的被子，背靠背睡了极不安稳的一觉。顾小影气鼓鼓的，折腾了很久才睡着。一晚上也不知道做了多少梦，都断断续续的，什么也没记住。第二天早上，她起床时管桐已经去上班了。她起床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直奔梳妆台，凑近了看自己的脸。经过仔细地端详，发现虽然昨晚哭过一场，但眼皮并没有肿，这才松了口气，踱到卫生间，仔仔细细洗脸。

洗脸的时候没有听到其他声音，顾小影很纳闷。从卫生间出来，在客厅转悠一圈，看见谢家蓉拎着买菜的袋子不见了，知道他们这是去了菜市场，竟然还莫名其妙松了一口气。可是这时候就越想越委屈——又不是她错，该走的又不是她，她干吗这么没志气，还担心人家离家出走？

想到这里，顾小影突然愣一下——今天是周几？突然反应过来，顾小影倒抽一口冷气——今天不是开学的日子吗？上午九点半，系主任要召开全体教师例会，布置新学期的教学目标啊！上帝啊！还有一小时？！可是学校刚搬了新校区——那可是在几十公里外的郊区啊！

一瞬间，顾小影像装了风火轮一样，迅速穿外套，然后拎起包就往门外冲！刚走到门口，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顿住了——貌似明天上午和后天下午都有她的课？一想到连续两天都要奔波几十公里去上课，顾小影就头疼……可是，一想到每天都要看见管利明，顾小影更头疼！

想到这里，顾小影干脆豁出去了，转身去柜子里拿行李袋，一样样地往里面塞东西：换洗衣物、护肤品、香水、手机和MP4充电器……再想想，又找出电脑包装上了笔记本电脑、移动硬盘……反正是拉拉杂杂的一大堆，鼓鼓囊囊塞了两大包。

顾小影一边塞东西一边想，若是管桐问起来，就说自己是为了上课方便才住校的——不管怎么说，管利明和谢家蓉还在呢，她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想离家出走啊！

就这样，八点五十，顾小影好不容易才扛着大包小包坐上了出租车。上车后，她才恍然大悟地想，怪不得都说离婚伤筋动骨啊，这才离家出走一次，东西都沉得搬不动，万一离婚了，又要分割财产，又要扫地出门，那不比搬一次家还累啊？！真是又劳力又劳心！想到“离婚”这么有深度的词语，憋了一晚上的委屈又漫出来，让顾小影怎么克制都没克制得住。

她忍不住想起结婚前她曾问管桐的话：“你会一辈子对我这么好？”管桐貌似很诚恳地答：“那当然。”顾小影不屈不挠地问：“你真的会一辈子都对我这么好？”管桐很无奈，但还是很坚定地说：“是的。”想了想还补上一句：“你犯不着这么悲观，我们是有文化的人，当然言出必行。”

可是事实再清楚不过：结婚不过半年，他开始陪着她吵架，甚至还指责她的职业道德……他还记得他说过话吗？他明明说过婚前婚后都会始终如一的，那么究竟是顾小影耳朵坏掉了，还是她从一开始就不该相信这么老套的谎言？或许，她早就该知道，恋爱和结婚是不一样的——其中最大的区别，就是恋爱使优点扩大化，而婚姻使缺点扩大化。而这世上也总有一些问题，是要在婚姻的名义下，在责任明确后，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，才能渐渐暴露出来的……

于是，那天顾小影就无比郁闷地乘坐着出租车离开。她没发现，就在出租车驶离省委宿舍的一瞬间管桐正从宿舍大门口往院子里走。

彼时，顾小影是真的不知道，其实小夫妻之间的“磨合期”就是这样的：虽有长有短，但总要经历，且有总比没有好——这就好比做爱时的前戏，虽算不上不可或缺，但关乎快感。

晚上，趴在教师公寓的单人床上，顾小影气鼓鼓地想：管桐你个小心眼的！你怎么……你怎么……你怎么能不理我呢！为什么一整天都没给自己打电话？他不会不要自己了吧？不会吧不会吧？呜呜……不会吧……顾小影就这么胡思乱想着，浑浑噩噩地睡着了。半夜里被冻醒了一次，懒得起床找东西盖，就把自己努力缩成一个小球，整个蜷缩进被子里。郊外的二月还这么冷，勤俭持家的艺术学院习惯了在半夜里停暖气。冻醒的间隙，顾小影怀念了几秒钟省委宿舍那永远暖洋洋的室温，然后又哆哆嗦嗦地睡过去。

第二天一觉醒来——体温38.7℃，她成功地发烧了。顾小影烧出幻觉了。恍惚中，全都是管桐和管利明在吵架。她缩在一边，和谢家蓉一起看着争吵的爷俩，偶尔想说话，可是喉咙像被堵住了。伸出手，想抓住什么，可是面前像有什么东西挡住自己，让自己什么都碰触不到。她一急……似乎就真的醒了？

健康养生

人活着，各个器官组织处在有机运动中，那就是“火”的作用，中医正规的叫法是“元阳”或“阳气”。“上火”分虚与实。“阳”超过了，人就“火”大了。而虚的人“上火”，是“阴”低于正常水平了，把并不壮实的“阳”显了出来，是“阴虚”。健康的人体应该有火力而不上火。本书从人体器官分门类介绍方法，以期建立人体阴阳平衡的完美机制。

腰腿发酸的高血压要“补着降”

血压如果控制不好，病程较长，人的年纪也大，就可能不再是单纯的肝火旺了。因为过旺的肝火已经消耗到了肝肾之阴。这时候，头感觉不会像原来那么涨，但会有点晕，而且还有健忘、失眠，眼睛看东西也模糊，看时间长了还会干涩；更重要的是会觉得腰腿酸软，和高血压时好像脚底踩棉花不是一个感觉。

只要有腰腿酸软的情形出现，就不是简单的清肝火能解决的了，需要补阴，甚至是阴阳双补，总之都要通过补才能把血压补下去。

中医治高血压不只看血压有多高，更重要的还要看这个得高血压的人属于虚还是实。虚的人的血压可以比实的还高，治疗起来更复杂，需要“补着降”。

很多女性一进入更年期就先出现血压问题，而且随情绪变化而波动很大；除了头晕头痛，还有心烦易怒、两肋胀痛、舌质红，看着也和肝火旺的高血压很相似。但这种更年期前后的血压也是要“补着降”的，因为这个年龄的女性已经被火消耗了多数精力，一般不会是纯粹的肝火旺，也经不起纯粹清肝火去火药。

中医医生自身也难免有高血压问题，但出现这个问题，他们首先不是吃药，而是先通过入静的方式，通过练功使火平息，把血压降下来。简而言之，入静就是把大脑皮层对下级神经的管理、干扰全部排除掉，使人从社会性的个体变成生物性的个体，发挥出生物性个体自身的调节能力，以及与自然之间的互相调节能力。

说到眼睛干涩、头目不清，即便不是血压高的人也会出现，比如在办公室长期伏案，或看电脑的人，他们更容易阴虚。因为他们心不静，被欲望折磨，火大，杂念也多。

思想是双刃剑，能成人也能伤人。所以有人心太重了就不会感到幸福，就敏感，对小事也不放松，较劲，就上火了，上火后的直接问题就是伤阴，日久天长的就成了阴虚，从心病变成身病了，从功能问题变成器质问题了。

如果没有高血压，只觉得眼睛干涩、舌头红、心里起急、腰腿总感到酸软的，身体不是虚胖的那种，可以用枸杞泡水，每天喝茶时放十几粒，或者干脆就喝枸杞茶，时常吃点杞菊地黄丸也能比较平缓地补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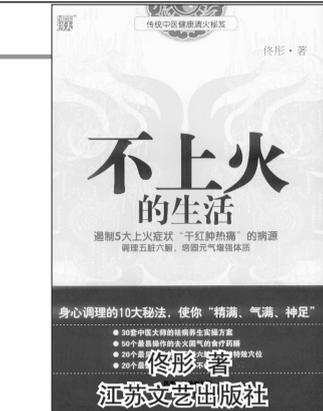
腿酸与“肝肾阴虚”

腰腿酸软的症状，在虚性高血压之外也很常见，中医一般都诊断是肝肾阴虚。这是因为火把肝肾里面的阴精烧干了，耗空了，由肝肾供给营养的骨头就虚了，站久了就会酸软。但是，并不是所有的腿酸都可以用“肝肾阴虚”一个词解释过去的，这是很多人误诊的开始。

中医的诊断是对人体生病之后的身体状态的诊断，即便你是癌症，中医诊断也可能是“气滞血淤”，和月经失调的诊断类似，听起来都不是大毛病。不管是癌症，还是内分泌失调，中医关注的是得病后人的改变，而不是疾病本身。所以，虽然古代没有现在的艾滋病，但古代的方子却能治，至少能让人“糊里糊涂地活下去”。这就是因为中医是看人，不是看病；是治人，不是治病。因此，诊断清楚是某种疾病并不是中医的强项，中医的强项是“看人下菜碟”，是量体裁衣。

西医有解剖学做基础，能迅速查明病因，也未必全能治好，但肯定能让人“明明白白地死”。所以，如果想发现引起人体异常的原因，要先通过西医查清楚，再由中医治疗。

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对腿



酸这个症状特别重视。他是治疗癌症的专家，接治过很多由慢性肝炎变成肝癌的病人，他发现了这些病人有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在发现癌症之前总觉得很疲惫，主要是腿脚的筋很酸。这个症状不细心体会可能就滑过去了，但恰恰这个症状就可能是肝癌的前兆了！

中医的“肝”是藏血的，主管筋脉，筋的问题一般都和“肝”有关系。中医的“肝”涵括西医的肝，所以肝炎、肝硬化时肯定是相对血虚的，血虚就不能养筋了，筋就要酸，肢体就觉得没力气。而且肝的问题越严重，这个症状越明显，到了癌症阶段，肯定是身体消耗到了极限，所以病人会异乎寻常地觉得筋骨酸。

不像其他慢性病提倡散步慢走，西医治疗肝炎、肝硬化病人时要求病人尽量平卧，而且最好把脚垫高，为的是让下肢的血液多一些回到肝里，对肝脏本身进行一次营养的自我灌注，相当于每天自己输血一次，养一次肝，因为平卧时回流到肝脏里的血能增加30%！可见，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，都发现四肢筋骨和肝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。

所以，何教授再三提示，如果过去就有乙肝病毒阳性或肝功能已经不好的人要特别小心，肝硬化乃至肝癌的转变是一个无声的过程，很难从症状上感觉得到；如果工作很累，精神压力很大，很可能从肝炎跳过肝纤维化、肝硬化的阶段直接变成肝癌了。

官场风云

乌桕县有两个刘黎明：一个是人称“刘半间”的县委书记，一个是李济运的同事“刘差配”。李济运身为县委常委、县委办主任，也是县委书记刘黎明的得力助手，却因政府选举风波两人貌合神离。乌桕县把选举中的差配配角叫做差配，差配干部的嘴角很有些韵味。原定的差配干部舒泽光不配合，李济运推荐的同事刘黎明却在选举突然落选……

刘差配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

银杏树下晃荡的，每日都少不了刘差配。人们私下里说起他，再不叫他刘黎明，只叫他刘差配。大清早，刘差配梳洗好了，就夹着黑皮包出门。他总是头发锃亮，衣着讲究，步履稳健。大家当着他的面，会喊他一声刘书记。他就上去同人家握握手，说上几句话。他谈的都是公事，就像吩咐部下。听他吩咐的人都点着头，嘴里说着行行行好好好。他到了银杏树下，遇到的就是部门的头头。人家会说：“刘书记，您忙啊。”刘差配就微微一笑，握着人家的手说：“不忙，不忙。没事吧？”人家就说：“刘书记您忙吧，我找明县长哩。”或者会说：“我找黎明书记，您忙吧！”刘差配也叫黎明，却不知道人家不是找他的。他就扬扬手走开，满面春风的样子。他会在银杏树下徘徊几分钟，然后夹着皮包往大门外面走，没人知道他走到哪里去。

县妇联在二楼，陈美坐在办公室，透过窗户可以望见银杏树，可以望见办公楼前的大坪。只要她屋外人出现，她的视线就不会离开他。她会观察每个同他男人说话的人，在乎人家是否客气。要是有人稍不热情，那个人的手机就会响起来。陈美会说：“都是老熟人，你也别太那个了。”那接了电话的人就会连忙道歉，从此不敢再对刘差配不冷不热。

最后，刘差配成了县委书记刘黎明的隐痛，最终被送进精神病医院。

舒泽光先因经济问题被调查，却清白脱身。不久，舒泽光又因嫖娼被拘。事情有些蹊跷，有人疑心县委书记暗中报复。舒泽光的老婆宋香云是幼儿园的炊事员，她不满男人被陷害而投毒，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但幼儿园师生集体中毒，毕竟事态严重，各级媒体蜂拥而至。成鄂渝是某中央媒体的记者，每遇地方出事便往敲詐。李济运同宣传部长朱芝巧为周旋，不使事态弄得沸沸扬扬。

县里事态复杂。身在其中的朱芝苦不堪言，自称消防队长，一年到头四处扑火。她把把负面报道压下去，把找事的记者们说服住。她努力尽着职业责任，却不知不觉间为自己埋下深深隐患。

李济运做的事同朱芝异曲同工，他主管信访。每逢上面召开重要会议，李济运就率领截访班子，往来于京城和省城。他得把上访的群众劝回乌桕，不得让乌桕有群众上访记录。终于有一次，原物价局长舒泽光、原财政局副局长刘大亮因上访被送进精神病医院。李济运十分苦闷，找老同学熊雄诉苦。熊雄是市物价局局长，听闻县里桩桩丑事，禁不住怒发冲冠。

乡村田土荒芜，赌博成风。李济运的弟弟李济林，埋怨哥哥不给他带来好处。他们的堂兄李济发，虽然只是科级干部，却把家里弄得红红火火。李济发如鱼得水，从煤炭局长做到交通局长，最后做了财政局长。

民营企业家贺飞龙红黑两道，却很得刘黎明赏识，先被推为县政协委员，又被任命为县长助理。而乌桕很多群众上访，都同贺飞龙的生意有关。李济运老家房子被炸，作案者竟是贺飞龙的手

下。公安局长周应龙出面说情，李济运只好给个面子。他的妈妈四奶奶不要烂仔赔钱，只要烂仔负责把房子维修好，执意让烂仔自己监工。四奶奶觉得这很有面子，连城里的烂仔都听她的。

市里的领导班子突然有了变动，李济运的老领导田副书记调任省交通厅副厅长。李济运同朱芝去市里看望田副书记，宣传部长！原来成鄂渝是新任省长的远房侄儿。成鄂渝做记者时，曾到乌桕敲詐，朱芝强硬回应。李济运同朱芝痛苦之极，两个走投无路的年轻人惺惺相惜。

李济发因为自家煤矿出事而被玩弄，一气之下准备检举刘黎明。人大主任李非凡、县长明阳、政协主席吴德满，三个县级领导一拍即合。他们又拉上李济运，一齐投入倒刘计划。李济运负责起草材料，李非凡、明阳、吴德满亲自上市里面见领导。可是，提供证据的关键人物李济发突然失踪。

一切都陷入了僵局。参与检举的人提心吊胆，每天都盼着刘黎明出事。可刘黎明每天都神采奕奕。就在李济运他们快崩溃之时，刘黎明终于被市纪委带走了。

熊雄被派到乌桕当县委书记。李济运同朱芝大喜过望，心想乌桕终于有盼头了。然而，熊雄却完全变了个人，不再像往日那样慷慨激昂。他亲自去贺飞龙中标的旧城改造工程做指示，一切都是萧规曹随。乌桕县的班子格局很快发生变化，李济运被调到省交通厅挂职，明阳被调走，李非凡就地免职，吴德满提前退居二线。朱芝被免去宣传部长职务，神秘失踪的李济发生死不明……

(全文完，本报有删节)从下周起，本报开始连载资本博弈小说《私募》，敬请关注。

